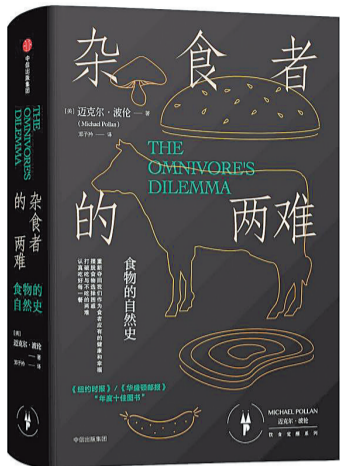


超薄阅读

杂食者的两难

作者:迈克尔·波伦(美)
出版社:中信出版社

自从人类开始围坐在一起共同进餐,饮食之道就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,人类通过饮食,将自然转化为文化。数百万年来,人类整合汇编了明智的饮食之道,包括饮食的禁忌、仪式和烹调方式。让我们避开有害的食物,摄取有益的食物,身为杂食者的人类便无须餐面对吃与不吃的两难。

【试读】…………… 正餐要吃什么 ……………

在某种程度上,“正餐要吃什么”这个问题,一直困扰着杂食动物。毕竟自然界的动物你几乎都可以吃,因此,决定吃什么,当然会引起焦虑,特别是有些食物很可能致病甚至致命。这就是“杂食者的两难”,鲜明地描绘出我们目前在食物方面的困境。

什么都能吃是一项天大的恩惠,但挑战也不少。好处是人类可以成功地在地球上所有陆地环境中生存,而且吃的种类多,得到的乐趣也多。然而过多的选择也会造成压力,甚至导致我们对食物产生二元论的观点,即好食物和坏食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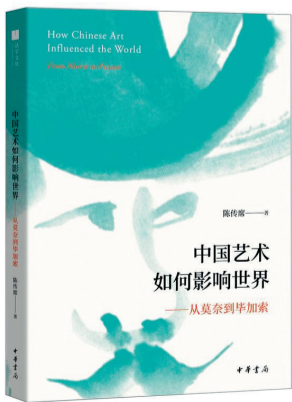
区分好坏食物非常重要,一只老鼠多少得靠自己区别哪些食物是有营养的、哪些是有毒的,然后牢记下来。身为杂食者的人类,除了有敏锐的感官与过人的记忆力,还可仰赖文化所带来的巨大优势,其中累积了无数前人的饮食经验与智慧。光是看到“毒鹅膏”这三

个字,不需要任何经验也知道这种蘑菇吃不得;而第一个大胆吃下龙虾的人,想必就尝到了绝佳的美味。

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在超市与餐桌前面临杂食者的两难,有些两难非常古老,有些却是前所未有的。要吃有机苹果还是一般苹果?如果要吃有机苹果,那要吃本地产品还是进口货?要吃野生鱼还是养殖鱼?要吃含有反式脂肪的奶油、一般奶油,还是“不是奶油”的奶油?应该吃肉还是吃素?如果吃素,要吃纯素还是乳素食?

当狩猎时代的人在树林里采摘到一朵新奇的蘑菇时,他会靠自己的感官记忆来判断是否可以吃,我们在超市里拿起一包食品,却对自己的感官失去信心,会仔细阅读食品标签,为上面许多费解的词汇抓耳挠腮:“有益心脏”“不含反式脂肪”“散养”“圈养”……而“天然烤肉风味”“叔丁基对苯二酚”和“黄原胶”又是什么?这些林林总总的东西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?

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

作者:陈传席
出版社:中华书局

该书是学者陈传席近几年受西方大学及艺术研究机构之邀,前往欧美讲演中国书法、绘画、文学的内容整理合集。其中,《中国书画在世界艺术中的实际地位》一文为全书重点,作者从美术史的角度,将西方近现代著名画家的艺术创作变化与中国(日本)绘画艺术进行横向对照,并引用画家自己的论述,证明了在西方近现代绘画风格的形成和艺术创新中,中国艺术的影响不可或缺。通过将莫奈、毕加索、凡·高、马蒂斯等西方近现代绘画大师的作品,与中国传统书画作品一一进行具体对比,启迪读者用全新的视角欣赏并理解中西方经典绘画艺术。

独家连载



《我不》

作者:大冰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——百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2017年新书。书中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叫《我不》: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;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东北浪子;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;心系31年前阵亡战友、不愿偷生于世、为古城安置生死于度外的不死老兵……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人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03 二哥的人生是被他毁掉的

白玛,1994年生。家里病死了一个姐姐、一个弟弟,摔死了一个哥哥。

大哥那时跟着爸爸当背夫,走到汗密往背崩的二号桥附近,摔死在塌方区。

只有爸爸和家里那匹马回来,亦是伤痕累累,妈妈陪着他们在野地里坐着,整夜整夜地沉默。像许多摔死的容巴一样,关于大哥,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过。

爸爸是还俗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僧人,妈妈是普通的门巴妇女。不能当背夫的季节,他们日日在田间劳作,不然没有吃的。二哥大白玛8岁,负责背着白玛上学。一年级读完后,乡里小学招生,二哥没去,去了就没人照顾白玛了。二哥自此辍学,却并不觉得白玛欠他什么。

妈妈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,那个弟弟差一点点就夭折了。

弟弟是深夜出生的,生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当时村里修水电站,每家每户都要出几个背夫去背钢筋水泥,爸爸也去了,家里只剩下妈妈、白玛和二哥。

当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夜,白玛负责光着屁股在一旁哭,妈妈负责生,负责接生的是二哥。

没有别的人选了,那夜村里是空的,接生等于迎死,二哥当时不过13岁,双手颤抖,浑身血汗。几天后爸爸回到家,二哥才哭出声来。他涕泗交流地喊:阿爸,家里人都活着……

弟弟出生后,白玛接替了二哥,二哥则开始跟着爸爸下地干活。

白玛像当年的二哥一样,背着弟弟去上课。他那时最羡慕同龄人家里有爷爷奶奶的——可以少干家务活,玩累了有人给做饭,肩膀也不会老是那么酸,起码不用每天背上湿漉漉的了。

弟弟小,经常在他背上大小便,就像他小时候在二哥背上时一样。

白玛8岁时,爸爸送他去乡里上学,从村里到乡里走了一整天,沿着江走,越过一处处塌方。这样的路,没有大人送,幼小的孩子不可能活着走到学校,村里就有孩子是这样死去的……

白玛住校,学费不用交,粮食需从家里带,还有油和盐。

墨脱是西藏为数不多的产稻米的地方,但产量不高,大米不够玉米凑,两种粮食混着吃,也就饱了。

肉吃不到,白菜是学生自己种的,周末挖野菜,这样才够吃。那时男生女生都带着墨脱秋旺刀,为学校厨房砍柴。

学校有自己的山地,每年都会烧烧山,种点儿玉米,用来给学生们提供粮食补给。每年烧山都极为壮观,铺天盖地

的火焰,各种爆炸声,热浪滚滚,一波又一波,眼睛都快被烤干了。

几个小时后,大片大片的灰尘从天而降,各种奇怪的味道随之袭来,有烤灌木、烤杉树、烤甲虫、烤蛇……

烧山后的晚上惯常会下雨,那雨忽停忽下,像被未知的神明操纵着……

白玛后来跟着老兵的消防救援队去巡逻,遇见火他是不慌的,他在上小学时就已经习惯了,那时,这边书声琅琅,那边噼里啪啦。来,看看谁比谁的声音大。

墨脱的孩子也过六一,过年一样开心,这一天有肉吃,饭是纯大米饭。其余的时间,依旧是一半大米一半玉米。周末学校有时不开伙,白玛就去走读生家里帮忙干活儿,这样能混口热饭,家里的饭比学校的大锅饭好吃多了。

除了寒暑假,学校没有规定其他放假时间,谁粮食吃完了谁就放几天假回家拿。白玛基本没享受过取粮假,他的口粮一般由二哥送来,一天的山路,七八处塌方,大几十斤粮食,二哥吭哧吭哧地背来。袋子落肩,清清楚楚一圈汗。

二哥脑袋上有一个肉凹槽,是常年背货背出来的,容巴们都有。

走夜路会丢命,也没几个人有那样的体能,故而当天没办法返程,二哥就在宿舍跟白玛挤一晚,第二天临走时会叮嘱一句:拉讲咧布哎(好好学习)。

每次等二哥走远后,白玛都会哭一场,良久才能平息,任凭同学们笑话。

他从9岁起,总觉得心窝里疼,觉得二哥的人生是被他毁掉的。

很多二哥的同龄人已经在县里上学了,有人考去了林芝,将来说不定能去拉萨……而二哥一辈子只能这样了,种种地,当个容巴,拄着多马,脑袋上一圈肉凹槽,不定哪天就会跌落在悬崖下……

来小屋上班后,白玛经常在休息时窝在小屋对面的台阶上,笑咪咪地看着行人,捻着佛珠。

我问他念的是什么经,他说是在持咒,消灾祈福保平安,回向给两个哥哥。

我问:哎哟,那有我的份儿吗?

他笑:这个可以有啊我的老哥。

他说:老哥,有时候觉得你很像我二哥,对我好得很呢。

他问:哎,咱俩素昧平生的,你为什么偏偏把我招进小屋呢?从来没挣到过这么多钱,搞得我心里慌慌的,我家里人都以为我加入了什么犯罪组织呢……

我说:收!好好念你的咒去吧。一来全是你劳动所得。

二来……都是你早就应得的。